

民族英雄馬占山 (二)

● 郎萬法 (大學教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江橋之戰日軍慘敗

(二) 山占馬雄英族民

民國二十年江橋抗敵至十一月十九日止，共十六天。這十六天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日寇侵略者抗戰。以兵力講：敵衆我寡，對方動用多門師團、南滿鐵道守備隊、朝鮮師團、旅順炮兵團、空軍聯隊等，共計有三萬多人。而馬占山統率部隊，僅有徐寶珍所部衛隊團、步一旅張殿九所屬孫鴻裕團、步二旅蘇炳文所轄吳德林團、馬占山直轄部隊徐景德團、騎兵第一旅吳松林所屬薩立布、王克鎮、劉斌等三團、騎兵第二旅程志遠所轄涂金勝、朱鳳陽、周作林等三團，以及屯墾軍苑崇谷旅部，另有炮兵朴大同團，合計壹萬參千人。總兵數我方不及敵方二分之一。以兵器論：敵人有飛機大炮坦克車以及裝甲車，而我方除迫擊炮三十六門與少許機槍外，均爲老舊步槍，連續用久了還打不出子彈，況子彈供應還成問題。以雙方折兵損將而言：敵方傷亡六千人以上，我軍殉國者約有二千人，以老弱殘兵對機械化部

隊，開始七八天而能以寡勝衆，國人稱快，這真是奇蹟。嘗言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指揮官庸才與將才的分野就在此。可見馬占山不是等閒之輩，人定勝天。從甲午之役

日本對華，攻無不勝，戰無不克。而江橋這一仗，日本鬼子人丟大了，這也是日寇輕敵的結果。馬占山本人不怕死，三度上火線，指揮若定，士氣大振。他不愛錢，凡各界慰問品與金錢，悉數分給士兵。且能與士兵共甘苦，這也是鼓舞士氣立表率之道，才能打勝仗。士氣旺盛的確是基本原因。賢達讀者以爲然否。

至於最後向三間房轉進，乃不得已而爲之，明知該地係一片平原，無險可守，總以爲國聯決議叫日本停止進攻，或能發生效力。孰料日寇惱羞成怒，毫不顧忌國聯建議，反而變本加厲，用飛機大炮將戰壕毀爲平地，乃不得不向克山退守。然後於十一月廿二日到達海倫。

不願作漢奸的走狗

正當前線吃緊，日寇未能得逞，雙方不可開交時，日寇間諜德惠親日的哈爾濱市長張景惠，以當年他是馬占山老長官的身分，不斷打電話，叫馬占山撤退前線部隊，我們打不過人家，不要抵抗，可以減少犧牲，免得江橋附近老百姓也跟着遭殃。並囑馬占山不要跟隊伍走，可留在齊齊哈爾，他會跟日本人一塊來談和。

馬占山在電話答覆：「四爺（對張景惠的尊稱）人各有志，你投降我不反對，我卻不願當亡國奴，如果四爺想當黑省主席，我可以讓賢，但有條件，在你身邊不能有日本鬼子，你當傀儡我不讓。」

自從三間房無險可守，潰不成軍後，馬占山率部分軍隊與省府官員臨時駐進海倫城廣信當、裕泰永、興合宮、興合恒等各大商號內。海倫士紳莫不竭誠歡迎。馬占山說：「我帶著隊伍退回老家了，真沒有面子，而你們還當我勝利還鄉一樣供給好的吃喝，真叫我馬占山無地自容，只好等收復失地後，再行湧泉相報。」

要日軍退出佔領區

迨民國廿年十二月六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派參謀板垣征四郎與顧問駒井德三等，又從瀋陽到哈爾濱會見張景惠。旨在邀張一塊去見馬占山。當晚張景惠又與馬占山通電話說：「板垣要到海倫拜訪你。……」馬答：「我已退出省垣，海倫這面老百姓都仇視日本人，他們來了發生意外，我不負責，最好不要來。」但板垣未待馬占山許可，於七日率領駒井與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人員以及翻譯韓雲階（後來為滿洲國大臣），還有一批新聞記者，硬是來到綏化，後經再三協調，聲稱並無惡意，才來到海倫縣城。

馬占山在未見日本人之前，先跟記者表示：「板垣前來，不管是利誘還是威脅，我決不簽字作任何妥協，希望記者先生主持正義。」嗣後與板垣會面，寒暄完了，板垣直接了當說，本人欽佩馬主席的英勇，代表關東軍本莊司令官，專為親善而來，同時向貴主席提出兩項主張：「一、保持東亞和平，決不許東三省抗日行動繼續存在，對呼海與齊克兩條鐵路，因佩服貴主席的英勇，暫時不在日軍布防之內，仍屬貴主席勢力範圍。二、如貴方變更抗日方針，停止抗日軍事行動，日本並無領土野心，黑龍江可劃為自治特區，仍由貴主席統轄。日方只派顧問少許而已。」馬占山說：「兩項原則都可同意，本人早就對中外宣稱，我是自衛，今後日本軍人

不再逼迫，自可維持和平。但必須日本先撤兵，才表示有誠意。」板垣：「先撤兵，這要回去商量再答覆。」雙聲帶，連翻帶說，從晚上十一時談到黎明，中間日方翻譯韓雲階外出方便，還未入廁就被衛士攔住，並拿槍抵著他的腦袋，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為什麼老幫著日本人講話，韓翻譯連忙跪地求饒，這是插曲。板垣等於十二月八日仍舊安然返回哈爾濱。

除夕夜哈爾濱陷落

在這之後，馬占山想藉與板垣會談消息，騙取日軍不戒備情況下，自海倫率軍攻進省城，再襲擊洮遼等地，然後與熱河省義勇軍取得聯繫，以游擊方式與日寇週旋。不料，就在陽曆年過後，哈長線日軍節節逼近哈爾濱，東線守軍，為保衛哈爾濱，群起效命，丁超、李杜幾度赴火線指揮，馮占海、宮長海兩個混成旅，均在前線與日寇拚個你死我活，但血肉之軀，終究敵不過對方飛機、大炮與坦克等精裝部隊。三天下來，大有潰不成軍之勢，遂電請馬占山儘速派兵支援，馬將軍在海倫獲電後，立即指派苑崇谷部，就近應援。迄民國廿一年二月五日，哈爾濱終於陷落敵手。那天適逢農曆大年除夕。我軍狼狽撤退向東北方遙遠的小興安嶺整軍。

單刀赴會日軍將官

日寇趁勝，大量派兵自長春進駐哈爾濱

。端在進攻呼海路（呼蘭到海倫），嘗諺：兵敗如山倒，況呼海路線我方守軍根本不堪一擊，馬占山遂于二月八日由海倫起身「單刀赴會」去哈爾濱會見日方多門指揮官。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將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概。臨行，馬氏便裝長袍，內藏手槍兩把備用，隨行只有杜副官與張副官兩名，叫杜副官佩一隻長槍，在棉裝內再藏一隻手槍，屆時應變。到哈後，先去原駐哈外交官王鼎三家，請王邀謝介石（台灣省新竹人，滿洲國成立後，謝出任外交大臣。）來會。三人見面，馬氏說明此行旨在根據與板垣大佐在海倫會談內容，黑龍江省可以自治，前來與多門師團長作進一步磋商，請謝氏轉詢，如可以會面，屆時並請代充翻譯。謝氏無奈只好轉達原委。多門指揮官得悉後，頗為驚喜，約好在南滿鐵道駐哈所在地相會。在前往行車途中，馬占山對司機說，到達後，不熄火，敞開車門，等待應變。並暗示杜副官，如聞槍聲，先擊斃門衛再往裡衝。謝介石勸說杜副官佩槍可否放下，以免刺激，經權衡之下，馬氏應允。抵達時，多門與土肥原親自出迎，入室後，四週均有日兵持槍環立，真像如臨大敵，但馬占山神態自若，選室內牆角落坐。

這是老經驗，表示無後顧之虞，馬占山的槍法是有名的準，如有情況，他可以先斃了多門師團長，再對付其他。他本人一定這模樣，打死一個多門夠本，其餘都是賺的。

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

和平談判堅守立場

結果，相談甚歡，開始，馬占山說：「板垣大佐前些日子在海倫希望雙方停戰，並允許黑龍江省自治，一切可以和平解決，日軍並無領土野心，我才隻身前來，表示謀合誠意。」多門說：「你能隻身前來見我，真是英雄，我皇軍決不扣留或加害于你，我們可以好好談談。」馬：「我敢隻身前來，等於自投羅網，早就置生死於度外，我要直言談相，不客氣說話。你們既然說，江省可以自治就不該攻打哈爾濱，既把哈市打下，為什麼還天天運兵北上，這就與原先講的又不

一樣，所以我要來探個究竟。」多：「講和也好，自治也好，在未落案簽字之前，是不能算數，我們也要防範你的舉動。本莊司令官同意江省自治，惟須增設日本顧問才行。」馬：「既然自治就不該設日本顧問，這樣才名副其實。」多：「我們既然開誠佈公相談，黑龍江省與遼寧、吉林兩省不該同等待遇，不過，不設顧問，仍須由本莊司令官同意才行。改天馬先生不妨與本莊司令官直接溝通，一切可以迎刃而解。現在已近中午，我們一塊吃便飯。」講到這裡告一段落，馬說：「很好，我要回去了。不必招待吃飯，就此謝了。」當然，馬氏仍怕有詐，怕多門與土匪原先出去，叫他們周圍站立的士兵收拾他一個人，縱然馬氏為神槍手，即便開槍

能打死所有小嘍囉，未打死多門也划不來，何況算盤未必如意。所以馬氏堅絕不去用飯，而要先走。但土匪原賢二當場掛電話叫部下向當年哈爾濱最豪華的馬第爾飯店訂餐。最後欲罷不能，只好既來之，則安之。餐敘中，多門聲稱：「如果雙方竭誠合作，為了反共，為了綏靖地方，關東軍可以代黑龍江軍隊補充軍備，除軍餉外，還可以供應步槍十萬隻。」一席飯局，相安無事，飯後告辭，改乘火車而返海倫。以馬氏本人來說，這一趟「鴻門宴」，也算是御駕親征的一次「務實外交」。

派人晉見蔣委員長

話分兩頭，自從馬主席率軍退居老窩海倫之後，老是徬徨不安，舉棋不定。除了上述在哈爾濱陷落後，單獨去會多門師團長外，在哈市未陷落前，馬主席物色了一位青年才俊忠義愛國的同鄉名叫李銘新，當時他是省府科員，馬氏重新加委，以省府參議名義，叫李氏代表馬主席秘密南下大連，化裝商民，搭日本客輪到青島，再乘膠濟鐵路到濟南換津浦路過長江，到南京晉見蔣委員長，面呈馬主席寫給委座的報告，並當面說明馬占山彈盡援絕，兵力單薄的苦況，在強寇壓境之下，實在無法支持。請示中央能不能派兵增援或以其他管道予以支持。委員長對這位來使先後召見了三次，語多慰勉，最後發給旅費叫這位李參議帶封委員長親筆信函給

馬主席。旨在鼓勵嘉勉，冀希繼續苦撐，抗日到底，以時間換取轉機。那知這位李參議，經過千辛萬苦，總算回到哈爾濱，而哈爾濱已淪為敵手。這時節，正當馬將軍重整旗鼓東征西討，馬不停蹄的時候，追到東來又到西，李參議與馬將軍，總是動如參商，始終未能碰面，這封抵萬金的信件，等於雁落鴻橋。

迨馬將軍與多門師團長單刀直入會見後，馬氏產生幾種不同的幻想，為了達成緩兵之計，可以再進一步直接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好好談談，若真能供給十萬隻步槍連同子彈，不妨虛與委蛇，答應他在自治區准予設置日本顧問代拆代行，相機東山再起。

另外，由於他聽張景惠一再說：「日本軍最近所以不出兵進攻你馬占山僅有的防地，是宣統末代皇帝向日方要求說：『你們叫我薄儀出山，就不該再打馬占山。馬占山是我的人，當年他任旅長時，還特地到天津晉見我，口稱皇帝陛下，照行大禮，跪地叩首，可見他忠於清室。』皇上對這多年的陳年往事，還能記得，我們不能辜負他，應該效忠他才對。」基於這種道聽塗說。又增加了馬氏的幻想，如果能設法「救駕」，將薄儀弄到自己身邊，等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說不定投降日本的偽軍，都可以反正，一致對付日本，豈不柳暗花明另有一番局面。

到瀋陽和日軍談判

爲了達成第一種幻想，在民國廿一年二月十二日，馬占山偕韓雲階搭日軍所備飛機自哈爾濱直飛瀋陽。本莊繁、板垣征四郎、張景惠等均在機場迎候。寒暄後，本莊說：「今天請馬先生先到張景惠先生官邸休息，明天上午十時在司令部舉行會談。」當夜，馬占山向張景惠、臧式毅建議，先與熙洽會商，最後大家一致向日本軍方表示，都主張東三省自治，表面服從關東軍暗地仍不脫離中央。經過張與臧等解釋：「與熙洽會談可以。向日方談遼寧與吉林自治，根本不可能。日本關東軍特務已劫持溥儀，欲成立滿洲國，目前已緊鑼密鼓，勢在必行，就是黑龍江一省自治，恐怕已不可能。」馬氏聞言，大失所望。

翌日馬氏身穿便衣懷揣兩把椅子（手槍），自忖，如有意外，先發制人，大不了同歸於盡。與張、臧二人如期到達司令部，會見本莊時，本莊既未起立歡迎，亦未讓座，一副長官對部屬架勢，在本莊座後尚有多位軍官立侍，週圍均有衛兵把守，氣氛森嚴，與下飛機歡迎鏡頭，截然不同，非始料所及。會議開始便咄咄逼人，以滿洲國建國大綱爲討論張本。並任命馬占山爲江省省長，同時來了個霸王硬上弓，要求馬氏在獨立宣言上簽字。當時馬氏硬吐了幾次，聲稱身體不適先行離去，容後再簽。嗣後馬氏對人說，白紙黑字，一簽就完了，跳到黃河洗不清。失望之餘，第二天與張景惠、熙洽、板垣

征四郎等會議之後，立即回哈轉抵海倫。這一趟瀋陽之行，馬氏第一個幻想成了泡影，於是在他未去省垣就任僑省長之前，先叫家人離開海倫北上黑河，再設法進入蘇聯轉入關內，旨在無後顧之憂。二月廿日韓雲階又來海倫促駕，希望馬氏早日返回齊齊哈爾省垣，重新就任省長，以免各懷鬼胎，夜長夢多。廿一日臨走前，趁韓等不在場，召集營長級以上軍官訓話，表示他絕不賣國求榮，這是爲了保存實力，隨機應變的苦衷，仍舊希望東山再起。並指示大家在他回省垣之後，仍舊各就崗位，團結一致準備聽候命令。他說：「桃園三結義的關公，不也投過曹操嗎？後來不也封金掛印，又去古城會了劉備與張飛嗎？記住，大家好好練兵，能補充武器，就設法補充，好好幹等著瞧。」這是事後跟隨他的營長谷振寰的回憶。

對鈴木用心心理作戰

民國廿一年二月廿三日馬占山終於又回到齊齊哈爾，下車後，仍有過去老部下文武百官列隊迎接，同時也有日軍儀仗隊行持槍禮，隊長行撤刀禮，與二三個月以前，相互對峙炮聲隆隆，殺聲震天的鏡頭，恍同隔世。

當晚由鈴木旅團長舉行歡迎宴會。日本人習俗，凡宴會不拘場面大小，主人與主客都要致詞，少不了都是言不由衷的廢話，不過馬占山的致答詞，倒是君子坦蕩一點不做

作。他說：「我們軍人各爲其國，有時爲了國家可以化友爲敵相互交鋒，時空轉移，又可以化敵爲友，今天就是化敵爲友，我是武夫，不會講話，請原諒。」其實，敵乎友乎，在當時還在兩可，就在當天，日方一面歡迎，一面出動炮兵實彈演習，並有飛機低空飛行，這可以說是下馬威，也可以說是熱烈歡迎。

三月七日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準備好飛機，叫馬省長去長春參加滿洲國建國會。九日滿洲國成立，發表馬占山爲軍政部長，這是調虎離山。十一日晉見滿洲國執政愛新覺羅溥儀，趁日本人未在身边，他對溥儀說：「照建國會開會的情形，一切由日本人決定，這是日本關東軍的滿洲國，說什麼東三省自治，都是騙人。從此我們老家都被日本人控制，這樣下去一切都完蛋了。」溥儀說：「爲祖業著想，我以為可以互相利用，便赤手空拳來了，那知道一切由日本人操縱，上當了。聽鄭孝胥講，你明天就要回去，不要太急，先觀望些時，找機會再說。我們同鄉軍人當中，只有你有種，肯打日本人，如果我有權力，一定重用你。」從雙方談話，馬占山第二個幻想，自以爲有希望。

對日計劃不幸失敗

自長春回齊齊哈爾省垣後，他就策劃捲土重來。先親自監督將原先留在城外，日軍迄未發覺的軍械庫，其中槍械千餘隻，子彈

四十萬發，裝上卡車運往龍門儲存。再秘密派員到拜泉，將所存槍隻與彈藥一併運往黑河。這兩個地區，日軍尚未正式佔領，仍在馬占山舊屬部衆控管之下。同時再將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頒發裁軍費用五十萬元，一部分親自發給部隊，一部分匯往黑河，供採購軍需糧草之用。不久，又物色軍旅中絕對服從效命的兩位好漢，演一次雙簧，表面稱兵嘩變，旨在去長春勤王，將溥儀皇帝陛下劫救出來。這兩位仁兄，一位是李忠義旅長，另一位叫張希武旅長。馬占山暗示他們叫他們公開表示對馬占山不滿說：「馬占山處事不公，既聽日本人指揮要裁軍，卻不裁自己直屬部隊，而先裁併我們的，這等於死路一條。」

繼之，馬將軍叫他們嘩變，拉著隊伍南下，直奔滿洲國京城所在地長春，伴稱，願歸順日本皇軍。馬占山再密令他們到長春後，可設法與熙洽接頭，找機會把傀儡皇帝溥儀救出，再行快馬加鞭保駕北上，目的地何方，屆時相互密電定奪。這兩位旅長，原本是黑龍江地區土匪，早年被馬占山擒拿後，愛其憨直，乃收編改爲營長，旋補充團長，稍後，故態復萌，爲非做歹，再度被捕，收押監禁，以軍法量刑，應判死罪，適時馬主席奉國府特任省主席就職時，倆人均予特赦，令其戴罪圖功。江橋之役，便身先士卒，在三間房、肇東等地，衝鋒陷陣，殺敵無數。

由於勇猛善戰，累建奇功，因而擢升旅長。綠林兄弟，一向標榜義氣，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次馬主席叫他倆率部赴湯蹈火，端在搭救皇上陛下，當然義不容辭，說幹就幹。爲了假戲真唱，在他們稱兵嘩變，向南逃竄時，馬主席還命令吳松林率部追擊。

不料，事與願違，迨李、張率隊到達長春市郊時，日軍根本不予單獨收容，且分別整編各個偽軍中。不但未能與熙洽碰面，日本軍方，反而對溥儀監視更加嚴密，使命既無法達成，自身反被放逐，只有飲恨終身。

陷區脫困再圖抗日

馬占山第二個幻想，至此又成泡影。自忖，時不我予，應劍及履及準備出走，再度跟日本鬼子玩真的了。

馬省長兼滿洲國軍政部長，有權堂而皇之電令黑河警備部軍需處長田慶功氏晉省，另有委派。俟田氏到省後，深夜密令田氏將公款七十萬連同省府印信以及重要文件一併裝箱，箱外加貼封條，標明內裝地方縣政府稅票，一切整理就緒，裝上卡車，聲稱軍需處，限期交接，爲趕路起見，應即早起程，爲安全計，並邀約相識的日本特務二人與黑河市新委籌備處長等人隨行，以遮耳目。行經日本檢查哨，有日本特務代爲答話，一路順利過關，安抵黑河。另密派少將參謀赴拜泉、海倫，通知各縣長及各部隊長，叫他們

電報省府，聲稱軍隊不穩，有叛變跡象。迨馬省長得報後，向日本顧問及日本軍方宣稱必須親自前往各地說服，亦須帶著隊伍前往鎮懾才行。俟關東軍司令官華誕過後，即刻登程。

四月一日爲關東軍司令本莊繁生日，馬占山爲了不露馬腳表示竭誠親日，乃聯合省垣各界訂製銀質包金大壽星一座，早就陳列在辦公室，供人觀賞，三月底交林少佐轉交。另將其愛馬兩匹，送鈴木旅團長，以示友善。表示並無二意，大可放心。

四月二日凌晨將留守在省垣衛隊騎兵、步兵等營、團先遣出城。馬占山本人則在上午十時由隨從人員護衛，一行十數人搭車北上。翌日抵拜泉，再日達克山，第四天到納河。

爲避免日軍懷疑用空軍掃射，派坦克追來，於是每行一日，均有電話回省，聲稱一俟軍隊不穩事項處理妥當，即行經海倫返回省垣。

揭穿敵人侵略陰謀

僕僕風塵，行行復行行，迄四月七日大隊人馬終於抵達黑河。這中間，關東軍方面已發覺其中有詐，但不明究理，本莊司令官電報到黑河宣稱：「鈴木旅團長延緩撤兵，委有不合，殊屬不當，深望早日返回省垣，共謀和平大業，日軍一定撤出黑龍江省。」馬主席回電：

「既許自治，並聲稱無領土野心，卻按兵不撤，且變本加厲，有增無減，有違前約，毫無信義可言，本席守土有責誓滅汝等醜類，絕不妥協。」

四月九日電國府蔣總司令及張副總司令：「占山茲由海倫忍痛應付，暫返省垣，本

擬忍至春耕後再行舉動，茲以國聯調查團，行抵東北，日人強奸民意，謂我東北人民自願脫離中央，以遂其侵略政策而欺騙國聯調查團。時機急迫，故事先暗將軍隊分布東邊一帶，於月之七日，急來黑河，所有軍政各機關即時成立，照常辦公並將日人強制滿洲

偽政府種種陰謀，整頓清楚，俾得宣諸國聯調查團，以揭穿其侵略我之陰謀。占山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許國之初衷，決不負期許之至意。」
馬占山從此結束四十天之詐降，重新披掛踏上征途。（未完待續）

中外名人傳

稿約

本社應讀者要求及作家建議，自三三八期起增闢「中外名人傳」專欄，除聘請編輯委員執筆撰寫外，歡迎國內外讀者惠賜大作，稿約如下：

①中外名人傳每篇撰寫一人，字數每篇以不超過兩千字為限。傳文內容務必註明國別、出生地、生卒年月、重要學經歷、主要事功及成就、著述、特殊事跡、文字力求簡潔流暢，以通俗易解之白話文為限，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

②文稿請自行影印留底，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

③「中外名人傳」以現代人物對世界、人類社會有貢獻、有影響者為限，不論在朝在野，各行各業，均所歡迎，文末請註明參考資料，以便查對考正。摘錄他人著作、推荐名人小傳須經徵得作者同意。

④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將酌送稿酬或贈送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

⑤惠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中外名人傳」編輯部收。